

你在天边也在我眼前

■刘靖璇口述 顾丁丁 张东丹执笔

国防纪事

五一刚过,大草原开始敞开胸怀拥抱夏天,界河消融、草木吐新、归鸿长鸣,万物竞自由。每年此时,都是额尔古纳界河水兵最忙碌的时候——为开航做细致准备,即将迎来为期5个月以艇为家、吃住岸边、巡逻水上的生活。

我的爸爸刘长旺,就是驾艇巡逻在界河上的一名老兵。当开航的船艇穿越险滩、到达位于北纬53°的恩和哈达河口时,我的思绪也伴着船艇划过的弧线一路北上……

一

1994年冬,爸爸从沂蒙老区应征入伍,来到冷月边关。这里只有冬和夏,一年至少6个月被冰雪包裹;夜晚,除了寂寥的星辰,看不到一丝灯火。

2002年9月17日,在我出生的前一天,爸爸辗转400多公里才回到呼伦贝尔的家。我满月那天,爸爸便匆匆返回了单位。

2003年4月,大兴安岭一处林场突发山火,爸爸所在部队闻令而动。10天后,妈妈听说爸爸扑火凯旋要经过家门口,便抱着我早早在路边等着,只为了让爸爸抱抱我。

妈妈后来跟我讲,那天,大卡车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爸爸用力挥着手,却无法看清小小的我。等到爸爸再次见到我时,我刚过完周岁生日,已经学会走路、会说话了。当妈妈拉着我的手让我叫“爸爸”的时候,我将小手指向墙上的照片,喊了声“爸爸”。

爸爸是军人,习惯了离别;我是军娃,习惯了爸爸不在身边。记忆中,讲到国,他说得最多的是无悔;谈及家,他说得最多的是亏欠。2005年爷爷去世,爸爸赶紧赶忙没见上老人最后一面;2018年11月,妈妈被查出患有脑垂体瘤,头痛难忍,3次去北京复查都是只身一人;于我而言,从蹒跚学步到第一次捧着成绩单回家,从帮着妈妈做家务到许多学会炒菜做饭,他错过了我人生中许多个第一次,我常常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妈妈总是跟我说:“爸爸在远方守护着我们。”

一瓣心香

军装照装扮着我的电脑,军中情已融入我的生命。

每次打开电脑,4张军装照便会在《红旗颂》的背景音乐中闪现在我的眼前。留住这些照片,不只是为了珍藏,也不只是害怕遗忘,更多的是渴望梦想绽放的那一刻。

一

第一张军装照,是我从外婆手里淘来的,“一身绿,三片红”,夺人眼球和心魄。40多年前,外婆给这张照片做了相框,像奖状一样一直挂在自家墙上。外婆不无感慨地对我说,当年自己就是被它吸引当了一名军嫂。

照片里的外公,20岁出头,身着草绿色棉布军装,左胸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头戴红五星解放帽,手握机枪,迎风挺立。

外公在部队一干就是6年,是士兵父子、连队骨干。他脱下军装之后,依然对部队恋恋不舍,时常把自己的旧军装拿出来久久端详、轻轻摩挲。每逢重大节日,他就拿出一套穿上,骄傲得像个将军。

因为生活负担重,外公退役之后尽管干过多种活计,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但他总是面带微笑、说话和气,保持着军人的那份单纯、从容与豁达。每天清晨,外公都会早起跑到楼下“出早操”——顺着家门口的大道跑上几公里。

3个女儿默默地跟在外公身后,从那挺拔的脊背间,从那坚定的步伐里,她们看到一个老兵的执着。跑着跑着,她们全都嫁给了军人。她们唯一的弟弟,也成为军队文职人员。

曾经炽热的军旅生涯,深深地印刻在外公的生命里。平常聊天,外公总是

我很快就满18岁了,爸爸只来学校参加过1次家长会,陪我过过2次生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300天。

小学毕业那年,爸爸第一次在暑假陪我,一家人欢天喜地坐飞机到大连去看海。晚上7点出发,凌晨1点到达,难得的团聚冲淡了所有倦意,天刚蒙蒙亮,我就叫醒爸爸,缠着他陪我和妈妈一起去踏浪。可是刚到海边,爸爸就接到电话,说巡逻艇突发故障,抛锚在界河上。他十分焦急,一边指导怎么处置,一边带着心事继续陪我和妈妈。返回宾馆后,他终于按捺不住了:“不行,我得赶紧回去。”听到这话,我心中幸福的小火苗一下就被浇灭了,扭头走出房间,再也不想理爸爸。无言的反抗持续了一整天,还是没能留住他。

二

随着我渐渐长大,爸爸黝黑的脸刻上了岁月的印记,他常笑着说,那是界河的航道。爸爸守卫的地方离我越来越远,然而,他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我也越来越能读懂他。

妈妈告诉我,每年草长莺飞的5月,爸爸就会“迁徙”到界河沿岸,下河巡逻,直到界河封冻才能休假回家,我因此也喜欢上了冬天。冬天脚步的临近,意味着爸爸很快就会回家。

中考结束后,爸爸被部队“撵”回来陪我。他说要带我去上海迪士尼乐园。对于这个承诺,我既盼又怕,盼的是也能像同学一样有爸爸陪着过暑假,怕的是他又会上次一样撇下我重返部队。爸爸这次没有食言,用心地履行承诺,还特意给我和妈妈各买了一条裙子。我知道,这么多年每到夏天都是爸爸最忙的时候,很少看到我俩穿裙子的样子。所以,半个月里,即便是雨天,我们也始终穿着他买的裙子。

都说边关苦,到了才知道有多苦。在爸爸的描述中,艇组所在的执勤点是一个花开遍野、鱼翔浅底、朝有晨雾暮见彩霞的“世外桃源”。那年盛夏,我和妈妈踏上前往“世外桃源”的探亲之路。起大早赶火车,咣咣咣当走了13个小时,傍晚在满归小镇住下。第二天,坐大巴倒小客,又翻了很长一段山路才来到爸爸的执勤点。

爸爸并没有因为我和妈妈的到来享受特殊待遇,早晨正常出操、备航,马达

一声轰鸣,开始一天的巡航。他们带上备好的干粮当午饭,下午4点左右才返航,来不及上岸就开始检查设备、保养船艇。晚上,他们又轮流站岗、看护船艇。

我很想坐爸爸的船一起去巡航。爸爸拗不过我,便带上了我。马达轰鸣,桨叶翻滚,船艇在蜿蜒的河道中穿梭,舱外风景如画,船尾五星红旗随风飘扬。忽然,船速慢了下来,叔叔对爸爸说:“艇长,‘鬼门关’到了。”爸爸一把接过舵盘,说了声“让我来”。我问叔叔什么是“鬼门关”,他告诉我,这段航道暗礁密布、水流湍急,稍有不慎就可能触礁,一旦遇上旋涡,船艇就可能冲上俄方岛屿,造成外交事件。听到这些,我替爸爸捏了一把汗。只见爸爸稳稳握住舵盘,加速、减速、左舵、右舵……船艇在暗礁浅滩中顺利穿过险关。

船艇停靠在岸边,远远望去,岸上耸立着一块界碑。爸爸告诉我,界碑代表我们脚下站立的地方是祖国。走近界碑,庄严的国徽下印刻着“中国”二字。爸爸从挎包中掏出毛笔和红漆描红。他小心翼翼,每次用笔只蘸一点点,不让红漆流到字外。那专注坚定的眼神,至今仍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渐渐懂得他日复一年坚守界河的意义。

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我被蚊子、小咬儿和蚊虫咬得遍体鳞伤。这哪是“世外桃源”?!山连着山,岭连着岭,大夏天河沟里还有未融的冰排,打电话靠找信号,夜间照明靠自发电,饮用水要从5公里外拉……

三

爸爸在这样的环境中坚守多年,我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声苦。也许正是有了以苦为乐、以艇为家的精神,才书写了爸爸的精彩履历:当兵26年,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获得过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一等奖、二等奖,是“全国边防海防工作先进个人”“戍疆卫士标兵”。

这些奖牌奖杯、证书奖状和见诸报端的事迹报道,我都整齐地摆放在卧室的荣誉柜里,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它们,以此激励自己。我至今还清晰记得,2013年1月6日,我随爸爸以及其他被评为全军和武警部队“百名好班长新闻人物”的班长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庄严的升国旗仪式,那是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到天安门看升旗,还在天安门前照

了一张最有纪念意义的全家福。

我是军娃,不能给军人丢脸。从上学开始,我的成绩始终是前三名,连年被呼伦贝尔市评为三好学生。2018年中考前,为了考上心仪的高中,我不断给自己加压,爸爸怕我压力大,在电话里安慰说:“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按政策爸爸还能为你加分呢。”我告诉爸爸:“我不会用你的加分。”

学习中最难的不是努力,而是一直努力。和爸爸有了约定后,我便按照以往制订的学习计划,找出自己的短板、容易丢分的知识点,摸索出一些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中考成绩公布,我以呼伦贝尔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最棒的高中。

2020年的春天,突如其来的疫情阴霾遮挡了明媚的阳光。白衣战士坚守抗疫一线,逆行冲锋,护佑生命,从中我看到了爱的力量,像星光一样点亮人心。“这辈子我为了啥,不就是为了救几个病人吗?”86岁的董教授一番话,让我热泪盈眶。我也渐渐体悟到爸爸说的“守护界河,就是守护你和妈妈”的真正内涵。

听爸爸说,一位叔叔的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成绩和我一样优秀,娘儿俩几次想去探亲,但考虑到冬天太冷、夏天执勤时蚊子、毒虫很多,不敢让她们去;一位叔叔休假在家,去接儿子放学时,儿子对老师说:“我的爸爸刚打赢‘怪兽’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他是我心目中的‘超级赛亚人’!”那一刻,那位叔叔的内心幸福感瞬间“爆棚”,觉得吃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还有一位叔叔当兵7年,从来没回家过过春节,他说:“没有国哪有家?自己老瞪着眼瞅着那点事,就太自私了。”……课本里有很多内容描述戍边军人“醉卧沙场君莫笑”的铁血丹心,但真正走进他们内心才能读懂侠骨柔情。

我永远都记得爸爸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女儿说我对界河比对回家的路更熟悉,我不知道是该自豪,还是愧疚,就像是一个岔路口,一边是责任,另一边还是责任,其实我知道答案,轰鸣的引擎,翻滚的航迹就是我的回答,只有巡逻在界河上,国家和女儿才会在同一个方向。”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所有人都应该用生命捍卫、守护,哪怕风似刀、山如铁,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明年,我就高考了,是到了人生抉择的岔路口,我也要像爸爸那样,把责任装进行囊,用奋斗充实人生底色,直挂云帆踏浪行。

我的心情把军装偷偷披在身上,先是对着镜子左顾右盼自我欣赏一番,然后呼喊几个小伙伴,手握着玩具冲锋枪,呼喊前进的口号,“一路杀敌”“冲锋陷阵”。

终于有一天,妈妈看透了我的心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用她那双纤纤巧手,将爸爸的旧军服细致地剪裁、缝制,并熨得板板正正的。我看到那套“军装”时,欣喜若狂,赶紧穿上,满院子跑了好几圈,招来小伙伴们羡慕嫉妒恨。爸爸给我照完“远眺”,再来张特写,“咔嚓”声声把我定格成“士兵”的形象。

五

外公留恋部队,爸妈情洒军营。照片存储在我的电脑里,绿色的梦想却在我的大脑里盘旋。

追梦路上多坎坷。2018年的盛夏,我期待着通过高考实现梦想。我废寝忘食地学习,对考军校志在必得。然而,天不遂人愿——我没能被自己心仪的军校录取。很长一段时间,沮丧、懊恼与失落,总是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祖辈与父辈在军营留下的足迹不断闪现。

迎着微凉的秋风,大学一个月的军训开始了。我因为胳膊有伤,上肢训练科目成为最大的难题,可我不服输。清晨,同学们还沉浸在梦乡时,我已经开始了一天的训练;深夜,房间里已是鼾声如雷,我还在练军体拳。一遍不行练十遍,十遍不行练百遍,淬火加钢的过程是痛苦的,可我豁出去了……军训结束,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面对那套脱下的迷彩服,远在异乡的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岁月如歌。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考上军校研究生的自己在毕业前夕把进藏申请书递给爸妈,他们许久没有言语。作为家中独生女,我知道爸妈舍不得,隐约看到泪水在他们眼中打转。但回过神来,爸爸一边帮我整理军装一边说:“女儿,去吧!苦地方,远地方,也是建功军营的好地方。”

热风冷眼

“我们这一代人有这样一个情结,一定要把我们的老百姓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扶一把,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这条路。”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习主席动情地说。这种“扶一把”的真挚情怀令人感动,更发人深思。

细细琢磨“扶一把”的分量,让人不觉想起“将军盘”“抗战渠”“树叶训令”。

1939年,日军炮弹砸坏了河北肃宁大曹村的一盘石磨。师长贺龙找来几个战士把那盘石磨修好。他说,乡亲们每天都要用那盘磨磨面,一天修不好,乡亲们就不能用,吃饭就有困难。乡亲们给那盘石磨起名“将军盘”。

河北曲阳十年九旱,祖祖辈辈都盼望修一道水渠将大沙河的水引来浇地,得到聂荣臻等的支持。1940年批准动工,因环境残酷,沿线还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水渠时修时停。抗战胜利后修渠加快,于1946年7月竣工,灌溉面积达2.4万亩,23个村庄受益。聂荣臻得知当地群众将水渠命名为“荣臻渠”,提议改为“抗战渠”。日寇封锁扫荡期间,聂荣臻还签发过一道“树叶训令”。因为晋察冀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极为艰难,树叶成为充饥的主要食物,他严令部队不许采摘村庄方圆15公里之内的树叶,“宁愿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

细细琢磨“扶一把”的分量,还让人想起“木麻黄”“致富果”“大发渠”。当年谷文昌怀揣“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的决心,带领千部群众在千亩飞沙滩上种下数10万棵木麻黄,谁知一场倒春寒带来毁灭性打击,栽种的木麻黄仅存活9棵。谷文昌不气馁,带领大家总结经验再干,整整奋斗了20多年,终于将沙虎制伏,使昔日荒岛变成闻名遐迩的“东海绿洲”。东山人民亲切地说:“看见木麻黄,就想起谷文昌”。

李保国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但看上去更像一位地道的土生土长。他扎根太行山30年,每年进山“务农”超过200天,累计推广36项实用技术,让千万亩果园稳产高产优质,带领省内外10万山区农民增收58.5亿元。他带领农民培育的果,被人们称为“致富果”,他通过言传身教,让千千万万个农民变成了“专家”。

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发渠”的故事,人们口口相传。说的是一位名叫黄大发的村党支部书记,为改变村里千百年缺水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带领村民用钢钎凿岩石,历经36年苦战,终于在绝壁上开凿出一条10公里的“天渠”,不仅让乡亲们喝上了清泉水,还使千亩农田得以灌溉。人们亲切地将这条渠称为“大发渠”。

虽然这些故事发生的时期不同、主人公各异,却体现了相同的立场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相同的理念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相同的追求即永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相同的情怀即视人民如父母、爱人民胜自己。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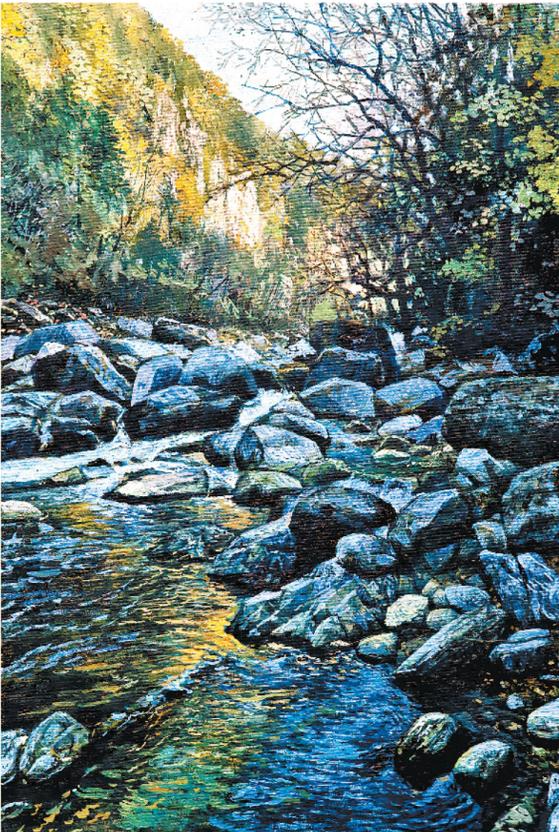
永葆『扶一把』的真挚情怀

■向贤彪

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党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不变的初心,让人民群众不断有切切实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始终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贯穿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人民就是江山”。回顾我们党和军队的成长与发展之路,人民群众始终是坚强后盾。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区人民为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让革命老区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始终是习主席念兹在兹的牵挂,更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重任。

扶一把老百姓,是初心使然,是使命担当,需要每一名党员干部真正做到以百姓之心为心,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自觉,始终葆有“扶一把”的情怀,扑下身子、扎根基层、沉下心来,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多为群众排忧解难,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实惠,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为此而付出心血、汗水直至生命,乃是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天职和荣耀。



幽(油画)

朱志斌作

最美还是绿军装

■杜博文

冲我感慨:“姥爷这辈子最大的欣慰,就是家里4个孩子都和军人沾上了边儿,这是我们家族的光荣;最大的缺憾,就是没能任部队继续干下去,体验那种策马扬鞭、金戈铁马的威武与荣耀。”

二

第二张映入我眼帘的,是爸爸的军装照。平驳头,小翻领,系着草绿色领带,衣服单排4粒扣子,4个口袋。

照片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腾空出世的87式军装,用料和颜色都显得格外庄重、得体。当年,爸爸穿着它探亲,把老家的人都震撼了。他走到哪里,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抹青春,几十年华,爸爸18岁时从牡丹乡之出发,坐着绿皮列车到了那个他服役多年的山沟里。从孤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从战斗员到报道员,从尉官到校官,那身干净整洁的军装早已和他融为一体。

一朝立下从军志,一生不移报国情。如今,爸爸的军装已经穿了28个年头,几经风霜雨雪,饱受寂寞单调,那份热爱丝毫没有改变,就像他开玩笑时告诉我那样:“军装是爸爸的第二层皮肤,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你一定把衣架上的那套军装给爸爸穿上。”

爸爸那种“兵未当够”的情怀,我看在眼里,深受触动。

三

第三张军装照是妈妈的。内着天蓝色军装,外罩洁净的白大褂,眼睛是那么明亮,笑容是那么灿烂,历经时光的洗礼,愈发显得英姿飒爽。这张照片是妈妈获得军队医院“三八红旗手”时的奖励品,一直挂在家中显眼的地方。

妈妈不爱红装爱武装,从小就有一个美好的从军梦,上中学时两次报名参军,却没有如愿以偿。大学毕业那年,人

伍的大门敞开一个小小的缝隙,她奋勇直冲过去,依然没有受到机遇的青睐。最终,她到军队医院应聘当了不穿军装的医生,还成了一名光荣的军嫂。

外表沉默的妈妈,心中藏着对部队的挚爱。尽管没穿上军装,她却把医生的岗位当作战位,对待每一名患病的军人都耐心细致,用自己高超的医术帮助他们摆脱病痛的折磨,还把自己的鲜血一次次输给那些生命垂危的将士,成为响当当的军中白衣战士。

四

第四张军装照是我自己的。头正,颈直,口闭,两肩平,两腿直,两眼平视,胸部挺出,两臂伸直,五指并拢,中指贴入裤缝……尽管肩膀上没有军衔,手中没有钢枪,也没有帽徽、领章的点缀,但那一抹自动的国防绿还是让我眼中盛满骄傲和自豪。

出生在军营大院的我,啾呀学语、玩耍嬉戏、学习成长,绿色军营都是见证者。从童年到少年,我几乎天天都听着嘹亮的军号,唱着雄壮有力的军歌,看着大院里铿锵的步伐,但对亲人的印象十分模糊,总是在不理解中一次次同他们的背影挥泪告别。

使命在身,爸爸总是忙于工作,一年有大半年在部队跑。即使没有公差,他也是早出晚归,回家时我已进入梦乡,出门时我还没有睡醒。唯一让我真切切感到爸爸的存在,是他放在家里准备换洗,满是泥巴、盐巴和草汁的迷彩服。爸爸的确是把部队当成家了,以燃烧的文字为火焰温暖他的战友。

重担在肩,妈妈不分昼夜地忙碌着她的军人病号。记忆中,我很少被妈妈抱在怀里串过门,甚至牵着妈妈的手去游乐场的次数都能用手指数完,妈妈成了我熟悉的陌生人。

时间果真是最伟大的教育家。深受军人作风感染的我,曾经多次满怀神圣